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楳埜集卷三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遂

棋埜集卷三

宋 徐元杰 撰

劄子

嘉熙戊戌輪對劄子

臣嘗讀易於否泰剝復而天下之理無有終窮剝極則必復否極則必泰一陽兆於復此生生之基也進則可以為三陽之泰矣人主為天地立心覼否剝已極之象將以新世道復泰之生意在乎反諸一心體復之義而

已故有一身之生意則一身泰有國家之生意則國家泰有天下之生意則天下泰反是則剝與否而已茲非交通為泰之難不遠而復之難也人主患不知復爾知復則隨寓隨覺有自新之功不知復則隨覺隨泯有自暴之慮秦穆殺陵之歸受責如流此過而能復者也漢武末年之詔深咎既往此迷而能復者也梁陳隋唐之君覩變異而不悟縱佚遊而不悔終於迷復敗亡而已然則處否剝之世有能自反而復則君德生生日新之

美即天地生生日新之功致泰之道其在是乎恭惟皇
帝陛下以仁聖之姿撫艱難之運自其緝熙聖學玩易
知幾謂宜致天地之泰無難矣然端平新政初心清明
不遠而復生意將新此一機也失之名更化而實未嘗
更化嘉熙以來容養善念敦復無悔生意又新此一機
也失之於始玩變而終未能消變激而為敵人之禍泄
而為非時之雷溢而為水旱日星之咎民物以是而消
圮上下以是而扞格天地剝否之象至此極矣然天下

無終極之理君德不可無自反之忱苞桑之戒不嚴不足以致休否之吉貫魚之寵不察不足以遠剝近之災陛下悔悟之機屢動而屢窒得非自反之未至復得之生意獨有未新者乎壬午之風陛下之法家拂士也夫以恐懼修省方嚴於避殿求言之時而星火失度且有戟氣是天心仁愛之意其有加無已又如此則陛下夙夜畏威以祈天永命者當何時而可已哉天亦念斯世否剝之極開一綫之生意者在陛下然則轉一世之剝

為一陽之復新一陽之復為三陽之泰其機在聖心而已令也人臣愛君請御正殿至再至三陛下勉而從之此正朝廷清明之機開世道以復泰之日也非徒曰復新御朝之禮而已陛下勿憂世道之泰為難當憂天理之復為難進潛陽之剛則陽明勝而德性用者不可不充也消外陰之柔則陰濁勝而物慾行者不可不窒也以孔門之克已復禮者求之凡便安順適意欲好樂皆已也必剛以克之而後欲盡而禮復矣以視聽言動之

勿非禮者求之則凡隱微之差形似之妄皆非也必明以辨之而後非禁而禮復矣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陛下以臨朝之清明玩不遠而復之義持之以克己之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往而不求為生意之充則世道復泰舉無難矣何以言之惡旨好善此一身之生意也臣竊覩陛下臨朝之語有曰惟知菲食何暇嗜音臣子聳聞莫不以謂自斯言充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何往而不為修身之泰然賓筵

惟戒媟近侍僕罔匪正人得無所當檢柅益為聖德之謹者乎防微杜漸此一家之生意也臣嘗側聞陛下臨朝之旦有曰戚里子郡易啓私恩中外驩傳莫不謂自斯心充之糾禁内謹政無多門何往而不為齊家之泰然蠹穴每難盡窒狐社率多虗附得無所當警飭益為命令之嚴者乎黜陟有序此一國之生意也陛下臨朝而率作凡差除進擬職所當遷亦莫不曲致其謹小大聳聞以謂自此意充之上盡道揆下盡法守何往而不

為治國之泰然用賢轉石去佞拔山箴切上躬詆及宮禁或有恚憤於導人使諫之後是豈容不以正論元氣公道命脈益為之扶植者乎備禦有經天下之生意也陛下臨朝而憂顧以淮右封部盡隸督閫將以一其事任中外驩傳以謂自此見充之舉措得宜而人心服城守相接而敵騎擒又將何往而不為天下之泰然淮寇方掠憂重石城西蜀未平難置度外況乎東西猶有治水鄰壑之疑是豈容不以同舟遇風協力共濟者益為

之戒諭者乎夫以陛下復徳美意一旦發動其機如此則陽明之生駸駸不已轉斯世否剝而復泰之此陛下所能為而不容不勉而為之者昔董仲舒論災異警懼以為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必繼之曰在勉强而已勉强行道則徳日起而大有功此實陛下所當深體進夫克已復徳之誠求以無愧乎上天仁愛之本心則天下國家之泰未有不自勉强充之是又愚臣之所惓惓也雖然陛下反復為本固所以致泰也臣

嘗觀剝復否泰之機其所以然者君子小人實為之陛下燕閒玩易之頃亦嘗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而深長思乎曰泰曰否上下之志交與不交同與不同而已善處否者有傾否之喜不善處泰者有復隍之憂其機至可畏也處剝之勢君子之得輿小人之剝廬而況於剝牀以膚魚肉生靈者哉至於處復之時聖人不言君子而言朋來無咎正以世道一綫之生意在此故潛來君子之朋僅曰無咎而已蓋有意君子之道長也然則人

主因天理之復開世道之泰又非九二大臣協贊不能也故自天子至於大臣壹是皆以克已復禮為本令陛下克已無我尊禮大臣蓋亦閔世否剝求以為復泰之圖大臣包荒慮遠固無一日不為天下計抑憑河有勇朋亡得中相與協贊陛下基泰之道者尤不容不重用其心也昔諸葛亮曰宮府當為一體陟罰不宜異同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繼令陛下惟日與二三大臣致謹其差擢之由等而上之凡一命令凡一黜

陟無往而不以公天下為心於陽明必極其充於隂欲必嚴其窒則天地生生之意當亦無往而不普而況右揆久虗論相者陛下之職也曩者更化之初輕用此職開邊之禍猶未歇也今不可以復輕矣世道存亡之決在此一舉臣願陛下宵衣旰食默祈於上天之公非耆艾骨鯁足以負荷斯世者不以輕畀而又博參中外之情以決之一皆出於天命有德而無私如是則天佑賢佐協濟中興開之以朋來無咎進之於茅茹彚征基世

道以復泰之運或者猶可及也常人之見見於巳形識者之見見於未形自其見於巳形者言之上而天變之未弭下而邊患之未平凡世道否剝之可為痛哭又有如賈誼所謂難徧以疏舉者臣積忱竭慮思以轉移機栝感悟聖心惟自其未形者而圖之故願陛下靜觀否泰剝復之幾益謹諸聖心而求所以為輔相裁成之道庶乎可以感悅人心迓續天命上以重一祖十二宗之付託下以繫四海億兆生靈之愛戴則天地復泰之象

不在天地而在陛下方寸中矣臣狂瞽末學初對清光猥褻縷陳冒犯天聽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之取進止

貼黃臣竊惟陛下天生聰明具有符應實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今主鬯久虛得無有上關聖心者昔高宗皇帝紹興三年春秋猶未壯其注意於孝宗也賜名易封天下驩然此蓋陛下家法謂宜蚤定其計以係天下之心他時光開繞電自有祥符還邸故事側聞聖意雖已有定當使天下共知可也惟陛下為宗社遠慮而亟圖

之臣聞昔文王清明象天惟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異時則百斯男本支百世亦不過純亦不已一念基之臣於此益願陛下保毓聖躬之清明熊夢呈祥此又其本臣狂愚僭及自速誅夷惟陛下察其心而宥之取進止

第二劄

臣惓惓孤忠既以天理之復為世道之泰投忱君父矣臣又私竊有感焉夫邊患莫慘於今日故天變莫稠於今日陛下克謹天戒有感必通宜矣邇者太白經天流

星隕晝晦之占象皆非細故此必猶有應天以實而未盡舉行者也昔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戴陛下天地罔極之恩方待對也蚤夜齋栗如對上帝曷敢隱情惜已退有後言故茲瀝忱略述帝道冀以感悟萬分之一惟陛下力行好事無往不盡而後可以回天心之悔禍昔舜伐苗之師以禹誓衆無不一乃心力三旬之逆猶不免焉蓋書者記事之史也當時所載如此則苗之為害可知益之贊禹

乃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繼之以謙益滿損時乃天道之言至又推本帝初歷山之號泣於旻天瞽亦允若益豈為是緩而不切之言哉其意若曰格有苗易格旻天難格旻天易格傲象難象至不仁親愛無已是於其所難格者格之矣當時誕敷文德之實皆自其天理中發之此所以至誠感神天為之動苗亦以格也陛下聰明濬哲稽古如舜舉天下仰之如父母令也睹天變之狎至悵邊好之未通固欲以反求其躬行内修其政事此

蓋有所不容緩者然臣謂舉繁縟不足以格天變之弭惟盡人事則不期而自弭彈計力不足以結邊好之和惟回天意則有感而自和故善言則星舍有潛回之機家和則外侮亦豈得而至為今之計莫若充姚虞親愛之心密加於已復爵之邸崇周家内睦之仁深寓乎無不盡之情酌典禮於遷瘞憫發之時施德澤於昭天漏泉之域使存者有所慰薦往者有所憑依是亦盡人事之一端或者回天意之有所待也曩時儒生忠愛似失

之激不惟不足以迎陛下無窮之意反有以慼陛下親愛既往之心然而陛下高明配天何所不察博厚配地何所不容以御朝清明之初此正復見天地之心之日也新陽生意幽壤如春明昧昭蘇氤氲蟠塞天開泰道助者順矣一順舉百順備何憂乎天變何畏於敵人陛下其深繹之臣螻蟻微踪生平無他妄念惟知盡臣子之職爲難令叨恩非據得對天日少殫畎畝之忠而後屏處窮閻臣之志願塞矣惟陛下矜察取進止

淳祐甲辰上殿劄子

臣叨恩收召獲對清光不可以故事具文之言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惟天下可慮之勢譬之舟汎滄溟非不歷驚波怒濤之險幸狂飈之粗息宜同心而共濟可也苟以恬靜自紓偃仰少憩視罅漏之滲而弗窒睹維楫之亡而弗救于于然略無誕先登岸之意正恐天下以風其何以支方今之弊無以異此臣聞敵國外患之有無正所以係國之存亡也自古不恃敵之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國勢必尊嚴內治必整飭君臣上下凡見之於嚴訓胥告者惟曰常謹其在我而已是以唐虞盛時四夷來王實本於無怠無荒之忱蠻夷率服不外乎惇德難壬之化當時廷臣告語首欲其儆戒於無虞之日帝之作歌非夸詡也凜凜乎勅天之命而不敢安皐陶之颺言非溢美也懇懇乎興事謹憲而不敢怠不特此爾上之所以告者曰惟時則不玩於惜陰也曰惟幾則不忽於謹微也下之所以復者首之以念哉而致其慮終

之以欽哉而堅其志不徒為明良喜起之賡必嚴於叢脞惰墮之戒夫以泰和氣象猶諄切規警如此令果何時視為已安已治而悠悠玩愒得乎陛下與二三大臣以宗社為心是正勵志復讎卧薪嘗膽汲汲於生聚教訓之時也是正憂治危明寢薪厝火皇皇然痛哭流涕之時也陛下一警悟及此則夫發憤立志責躬救過以先羣下者是又令日之良機也然立志最易消靡救過常易因循歎白日之如飛痛事功之何及慨蒼天之罔

極懷報稱之何窮體認乎天地眷祐之隆感念乎祖宗付託之重悼襄漢之未葺憤淮蜀之未靖陛下必有志於撥亂二三大臣亦必相與堅定夫修攘之規模而燕安江沱玩敵噬臍者不可不鑒也亂離斯瘼之在念勞來還定之關憂陛下必有志於平治二三大臣亦必相與恢拓夫弘濟之事業而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者不可不戒也臣聞前乎十年聖語嘗曰即位以來未嘗爲祖宗辦一事是蓋聖志英烈質天地神明而無愧惜乎其

工夫經理之次第不能反而求之以乖陛下之初心而法家拂士所以規切時政者又不能諄勤惻怛以開明夫上下有為必遂之志舉世之耆艾骨鯁為之擯棄淪落而無餘者則亦甚可惜也雖然事無難易有志竟成鑒舊圖新辦此心爾陛下以不負天地祖宗為心必示人以予違汝弼之旨二三大臣以不負陛下為心必諭人以勤攻吾闕之求自是而倡之則内外大小之臣亦必洗心滌慮莫不有官師相規之義故夫謹法守者勿

求多於道揆之常井然周官法度之中隱然關雎麟趾之意至公血忱對越之實德相與每事而發見凡有動於血氣之私必深省而自窒之刻厲堅苦負荷之定力相與協心而扶持少有鄰於便安之適惟深戒而隄防之如是則自上而下無一念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無一事而不以天地祖宗為心是蓋古者君臣相與克艱之義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其旨如此陛下與二三大臣信能持此之志堅如金石救此之過疾如雷風則舉天

下之事勢自莫不就吾之條理矣雖然臣所謂立志者志於與治同道回承平之氣脈也臣所謂救過者救其與亂同事起積壞之膏肓也况夫上而天命之靡常所以祈天而永命者在是下而人心之可畏所以感人而結心者在是臣觀聖人之春秋其於魯宣之時書滅赤狄書大有年又必書災異而迭見於先後其意蓋亦深矣此古大臣所以日奏四方水旱盜賊之變以警懼上心者非過慮也蓋有所警懼則不敢玩物入而謹之於

存養者皆所以事天出而推之於寵綏者亦所以相帝
無敢戲豫敬天怒也而賓筵媟近或以汨清明之氣而
售其欺者不可以不防治民祇懼畏天命也而田里愁
歎因以致乖戾之證而莫之聞者不可以不察以世教
所當身任也必修明乎三綱五常以為扶持有永之道
以國事所當時飭也必兢業乎一日萬幾以寓寅畏自
度之敬以至節無藝之費用罷不急之工役去無益之
崇尚庶幾簡靜足以宅聖志憂勤足以玉聖躬推而見

於酬酢運量之際無往非剛健粹精之德茲皆人事之所當盡而天理之所必契者陛下其深念之舍是則應天以文何以迓續乎天命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然公是所在千萬人一心也昔者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齊國大治人人各盡其忱唐之朝廷舉措得宜自有以深服乎將帥士卒之心陛下責吏治有詔戒邊師有詔風飛雷厲之下草偃蟄奮宜無留難然以臣觀之人心垢玩積習矣士大夫志富貴而不志功業革其面而不革其

心錮於患得患失之已私而愛君愛民之心事無復有
矣陛下及是之時勇於立志開忠直之路塞邪枉之門
聚賢人君子以肅羽儀擇監司帥守以嚴按察詔二三
大臣以包荒馮河之力量於以崇難進易退之風凡忠
良明知有欲為而未遂者必意氣感動而招徠責三邊
將帥以備塞禦戎之事功於以行信賞必罰之令凡偏
裨行伍有軼羣而超衆者必共蒐舉而躐用之如是則
内外知所信向蓋不但可以作新吏治而已舍是則動

人以言何足以感服乎天下令天下大勢有可以興起之機陛下與二三大臣當悠長以思惟至公盡誠可以感召和氣惟刻厲堅苦可以成就良才則臣所謂發憤立志責躬救過者雖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隣敵乎臣草茅書生不識忌諱深念受恩罔極無補涓埃齋心積忱以對越之心對陛下志於感動不覺言多惟陛下不以故事具文視之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第二劄

臣聞之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邦邑承襲之舊而當作新乎民以承天命之常新也今錢塘駐蹕之久驕奢淫逸長此安窮人欲熾而天理滅矣滌舊染之風聲回新美之氣習此其括在陛下而已然自曩時有納聲色以固寵位者而後舉天下成誨淫之風至今觀光上國之士自一命以至班改粉白黛綠羣載後車其勢已不容不貪黷臣觀都人生女自襁褓而教歌舞計日而鬻之不復有人父母之心士大夫以其良貴不貲之身

每每自戕於治容茍售者之賤則夫嚴事君父而告之以不邇聲色覬其毓粹清明也奚其信昔墨翟不入朝歌之邑今堂堂禮樂之區此風積習轉轉日甚連甍罕良家矣是可不為風俗慮乎唐太宗出宮女三千人蓋其英武有大志如此孰謂陛下春秋鼎盛而不能為太宗之勇乎繼今其端本於宮掖之地先以禮制心而後士大夫能以禮防民德可以歸厚矣自曩時有來苞苴以啓貪殘者而後舉上下成誨盜之風今苞苴之路雖

室士大夫猶忍施刼奪之政其弊在於不貴桑麻穀粟
而貴金銀之器用匹夫之家亦越分而求之畿甸爲尤
甚比年金銀踴直上應乎天象之占楮弊積輕反以爲
郡縣折變之利士大夫方征求竊取不念胞體之本同
向也緑林䶕䶊之擾生靈肝腦塗地以至上闗玉食之
憂而士大夫至自買禍者懷璧其罪也齊高帝曰吾治
天下當使黄金與土同價陛下動心於此不以人廢言
而以流化自近始繼令惟儉朴實用之崇置金銀於無

用之地屏貪殘以挽生意消物慾以還天真是亦陛下訓廉謹刑之一助矣今流風交煽侈習競趨渡江以前窮奢極娛之禍厥鑒猶不遠也京畿根本實係觀瞻風俗樞機端自聖化為令之計莫若抑文尚質務實去華明禮教而為之範因人情而為之防欲使都人知有人父母之心不可不使士大夫知有暗室屋漏之愧臣願陛下以身率臣下臣下以身率天下舊邦新命此其日也臣迫於憂愛而言之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貼

黄臣不佞已奏請於陛下之前乞崇質朴以化天下士大夫知有暗室屋漏之愧矣然臣列屬天官服役兹始深念選調者之淹滯而流品之未易清資格之不容不守也及觀公牘紛然求雪罪犯者何其多至有初筮數罹罪罟而恬不知悔者與臣在田野間所聞皆此之類問之則曰已經赦宥已下約法風聞無實不經取勘令當洗拭也臣竊痛念今日民病極矣州縣間吏以朝廷忠孝為可恃用虐濟貪無所不至所賴者當路按察使

之屏處自新如按察者之所請可也繼今欲望陛下謹擇監司郡守極其精選勿以輕畀舉行祖宗之典令監司精密以察郡縣等吏郡守精密以察幕掾令丞等吏凡所刺者必事事節節各務真的而不至有風聞之誤苟麗於罪刑故無小其奸貪甚者屏棄勿用斷斷行之則官吏洗心而民物吐氣矣茲事甚重上關慘舒臣即其已言者薦瀆天威實念民病之未易瘳州縣吏之未易察監司郡守之未易精擇臣惓惓愚忠惟陛下與二

三大臣亟審處之不勝社稷生靈之幸

甲辰冬輪對劄子

臣昔事先師文忠公真德秀時嘗語臣曰君臣交際之禮惟拳拳納忠不至於詆訐則得告上之體臣佩服師説惟守樸忠不敢孤陛下選擇之恩臣私竊自念戊戌告歸分甘山林抗疏而辭謝陛下恩除者屢矣去冬被命循牆弗俞深惟君臣之義所不容廢故勇於一來嘗私謝大臣曰盡事天之敬而事君推報國之忱而報德

是臣之所以不負陛下者即所以不負大臣也故圖報大者在於隨事納忠不在於承意順旨况陛下廣諫諍之路恢容受之量事適有所當言可以寓輔助而存天理其忍緘默不以顯告陛下哉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之事三學上書卿曽見否臣奏雖聞有書未之見也竊窺聖意豫憂邊事故有此命臣又妄奏陛下出命太早所以啓人之疑然人言不可沮抑且須静以處之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

臣之禮玉音自曰俞臣又何所容喙及觀學校之書畏
天畏人言前此雷變之頃觀累疏避位諄切及於雙親
喜懼之年令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
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於犯清議哉臣聞大臣年
四十五時憤侂胄之權姦建白諸父請竄圖之此父在
觀其志自少時已知有大義令父沒觀其行大倫所在
果何待士論而後知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
凜者實以陛下為四海億兆姓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

揆扶翊綱常者也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況有道之世市議道謗其可咈哉天地間惟道理最大人言之所以必爭者顧惜此耳昔孟子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至論敵國外患之有無則以為吾國存亡之所係然則外患非所當警内治要審所先有天保以上諸詩之本領則采薇以下諸詩之事功特舉而措之耳數十年來人皆忽此只於末上理會所以力勞而效寡視儒生正論為

迂闊君子愛人以德保惜一代之臣而成三年之禮國事所最急者元台重任中外觀瞻三省綱常靡容渙散陛下以宗社生靈為念以綱紀法度為心必咨於大臣曰當今內外執政法從之臣孰為有才孰為有德孰可舉以自代參酌輿論而後爰立舉之得人則四海九州受大臣之賜即大臣之在任也聖德高明靜觀事勢如以邊境為可慮則遣使就問計可也如以備禦貴講求則使之預料便宜一一圖上可也將帥牧御之才錢穀

甲兵之事姑仍舊貫而經理之亦可也如此則於家無虧歉於朝廷有勲勞富鄭公辭五疏而終辭起復之命者又豈容以專美哉夫世道未嘗狹也大臣積慶之家也前者有餘而不盡用後者愈用而不勝窮修齡鉅福生榮死哀使人詫千載一時之盛而不知其早歲清修平生恬淡翕者張之天報如此今大臣福禄聲光鮮克儷美又何歎焉不惟陛下當惜之而大臣亦當自愛惜之端憂几筵勿過哀毀其於讀禮之次無非閱理之時

仰探千古之聖賢將大後來之勲業正於此基之夫欲富好貴人之常情不以道則君子有所不處建功立業君子之蹙心志於道義則功有所不足道况道義有所未安而過眼空花之富貴自昔滓汙簡冊薫穢宇宙者不知其幾達人大觀知幾自了凡物皆朽惟名為不朽今京城之内人心皇皇士論藉藉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之如何凡有父母之心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為之輿言及此非可

使聞於遐方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茲因論對瀝血忱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所以望大臣者不止於今日知臣罪臣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臣以經筵既承清問輒又出位言此不當更塵班綴伏乞陛下奮發神斷罷臣職任畀臣叢祠臣謹對而閉門却掃以俟陛下誅斥之命臣罪當萬死

第二劄

臣既懇懇納忠為陛下大臣解士論之疑敷陳於黼座之前矣然念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君臣上下交相維持所以為國遠慮扶世常經者要當隨事救失不當以患失為事蓋救失與患失異救失者綱常必飭名義必正經紀必陳立制度必昭明謂正心修身為齊家治國之本故自上而下自早而暮惟以聞義不徙不善不改為憂他又何所患焉彼患失者一切反是以私恩為必報而每急於徇人以競進為良圖而不顧於喪己得位者

以同流合汙為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已為長策謂觸忤為妨進則時事可論不暇及也謂喑啞為圓機則心知其非何敢議也滔滔流俗幾年於茲悠悠風塵賢者不免若是者豈非患失之習有以痼之耶夫惟心有患失之弊見利害而不見是非名位光顯苟合取容而不知道義植立凜凜難挫且今日在朝布列致身通顯者皆天資之美者也勇往直前聖賢事業夫孰不可勉日用動靜事無非學交游切磨學無非事人苦不自覺耳

粤昔警省之助莫大於官師之相規有志功業之賢臣亦必曰勤攻吾闕求如不及可也不然本心之失懵不知救顧惴惴然患外物之失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吁可畏哉雖然士大夫當化風俗不當議風俗當論事之是非不當恤身之利害泛然言人之失則甚易奮然救己之失則甚難臣早夜憂思動息猛省堅苦刻厲謹守初心惟恐庸愚易至間斷一不自覺駸駸小人之歸尚何以議人哉臣之初來惟欲一面清光於去天

稍久之餘亟求還山勉卒舊業者臣之心也恩除太過隱然於心將亦不免動於患失之私矣因學無正法過必改之反諸本心痛切警懼日月之不再而人之所以為人者渺茫也臣請罷職事伏惟陛下曲成臣志放臣還山臣犬馬之齒未衰事陛下之日儘長感時憂深誼當引去惟陛下矜赦

棋埜集卷四

宋 徐元杰 撰

劄子

請御書古良西窓明遠書院劄子

臣恭惟皇帝陛下德粹天資道傳聖統一念典學窮日月就將之功肆筆成書燦雲漢昭回之象凡侍翠帷之誦說均蒙奎畫之恩盼臣猥以疎庸預叨遴選愧無補於虎觀燕朝之咨敢有覬於鸞翔鳳翥之華實念臣先

大父母國諸老從游一第艱苦嘗即西窓而為號爰宅
古良以讀書遺經猶存破屋無恙而臣先所生父炳隙
地家塾數椽鄉居亦取明遠之名遂為講肄之所以祖
父義方之真切示家庭忠孝之諄勤凡兹幸際於休明
無非遠藉於詒翼良弓良治深慮顯揚之未能肯穫肯
堂忍使湮没而弗顧俯輸愚悃仰凟聖聰恭望睿慈特
頒宸翰賜臣西窓二大字及古良二大字為臣先大父
以光存殁賜臣明遠書院四大字為臣本生父以貴家

庭冒犯天威臣不勝俯伏戰懼之至

乞贈恤故侍御史劉漢弼劄子

臣往讀唐史至太宗謂虞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未嘗不歎其從諫之盛德及世南歿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乃下制恤其家臣又掩卷而歎曰明主之禮遇忠良不特用其言而顯其身逮其既没之後精誠之交孚情意之隆厚悉由夫平日也然則天下之忠臣賢士豈不樂於盡其心哉臣竊見前侍御史劉漢弼

眞實有守忠讜敢言往為御史時毅然排擊同列不以一去為重食貧自樂若將終身比者陛下深思樸學名至臺端漢弼亦感激自厲知無不言斥逐官邪扶持國論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而一疾不起士論惜之母老家貧妻病子弱生無以養死無以葬但有讐怨誰肯哀憐善人聞之幾為瘖啞若非聖主稍越拘攣之度曲加存恤之仁則其身後事殆有不可言者臣初不與之稔特念忠智之士其死可哀如此臣契勘漢弼嘗除侍郎

當得賻贈緣近歲銀絹四兩例以舊楮折支所得無幾欲望陛下特下户部支給本色仍下紹興府量與助其葬事使天下共知聖君之所以待諫臣負國者雖生而不逃其誅忠君者雖死而必厚其報所以激人心而維世道豈曰小補取進止

繳錢相名赴行在指揮

臣竊見錢相起自儒科殊乏器量齷齪自守榮進是貪仕於外則政以賄成仕於朝則公為私奪其居于鄉則

縱容子姪恣肆幹僕廣占民產閭里怨嗟衆謂其多貲發身嘗徧歷言路矣凡所論列摘微過而蔽鉅姦每借之以為修怨之地迨其躡天官之長兼夕瑣之任都人為之謠曰要過銓衡與銀臺除非大錢小錢來蓋指其父子黷貨而言也相不是察身居通顯行每由徑故曩為學校所詆又為吏議所斥相嘗假老丐祠令其親九十餘矣而又急於規圖超用召命一下人言藉藉咸謂聖化方新汚俗漸洗詎容愚而能伸復覬於穿金門入

紫闥乎為相之計正當回顧親老退處寛閒日供滫瀡之奉惟内存畎畆不忘之念庶乎其少逭清議矣乃獨不然何耶言之至此不覺寒心臣濫尸繳駁之職若不正救於未用之先何以為士大夫風俗之戒欲乞睿斷將相召赴行在恩命亟賜寢免世道幸甚士論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鄧泳乞祠不允指揮

臣竊惟長安號天險也然必得人之險而後天之險為

可恃沿江制副甚重匪輕胡可畀非其人哉泳心術回邪氣貌粗俗早求速化徧歷邊閫入幕之賓其為謀畫不規所至清野殫國之財撒花資寇而已用是而為績最麾節更迭徑躐朝班入從出藩如取諸寄臣每聞其在朝之日怙勢擅權不可具狀姑以一二言之泳嘗脅制言路之臣抑遏其月課所及更授以撥路之風旨臺臣不敢自固所守以至憂恚而斃又嘗為殿廬編排官凡詳定而下皆為泳意所授屏息以俟其頤氣諸房敢

怒而不敢言陛下蓋嘗察之雖能黜泳於外乃又以重任付之徒見其軍政不修江防不備將校率為私人是用問其郡政既多為苛斂之術凡商賈艤運之往來泳復百計困沮之至專其利以自豐殖是尚可使之當重地者乎臣職在封駁因其再有乞祠之牘豈容緘嘿而不言臣愚欲乞聖斷俯從泳之所請亟使解罷制副職事畀之投閒少自警省別選材望以重兹寄庶乎天險與人險相資而無虞矣

繳趙汝選改差知邵武軍指揮

臣聞士大夫年及者不作縣不作郡著之令甲昭然不誣况於得郡而闕及凡未登對之人必奏事訖然後之任此又聖朝所以重臨遣專牧養也今汝選原未嘗作宰是猶曰兩嘗為令但當考其月日滿與未滿而已然汝選年已七十有二邇者臣察奏迄以年及人姑畀參議未欲絶其禄亦不欲勞以郡也汝選年踰古希偃然得郡不待奏事而徑之已任是於法守無一可也臣職

在繳駁未暇論其人之賢否與夫功過之有無姑就夫
臣分之所當覺察者而舉之臣愚欲乞聖聰特發英斷
將汝選改差知邵武軍指揮特賜寢免姑畀議幕以禄
其老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蕭郊理還元斷月日指揮

臣聞士大夫貪鄙無厭昏謬無狀有一于此所至毒民
初犯再犯猶不知改必又輾轉三犯不復有人心者未
有若蕭郊之甚也郊之初宰漳浦其罪不可勝數且庇

同官縱胥吏相與壓良為賤指無為有輾轉誣詐平民漁獵銀會不極不止具見提刑陳韡之所按次宰湘潭疲軟不足以勝任容縱吏胥肆為民病又見於提刑羅愚之再劾若是則無所往而不自羅咎覺悟警省豈非郊之所當動心者而猶未也其所恃者謂朝廷忠厚遇郊則可陳乞參注未逾時又可陳乞改正故逃邑而受僉幕郊於是葢無忌憚矣妻妾奴僕第第交通下則啗民膏以自潤上則睨郡計以自豐以折苗虧公為能奉

上以隨事瀸貨為所當為江西提舉趙希龍之彈墨未
乾也而放行參注之旨隨請而輒下朝廷但務姑息既
許令授親民差遣又曲從其理還元斷月日之計若是
則昏鄙狠藉之人所至皆可攫取貨財為湔洗之計餓
虎出柙齧噬縱横民瘼其何以瘳臣職兼繳駁誼難隱
容欲乞聖慈特發英斷將郊理還月日指揮亟賜寢免
俟明禋赦後别聽陳乞施行仍乞自今以始令郊注授
閒慢差遣庶幾職事與民兩不相病公論幸甚

繳趙逢龍江東提舉王傑知雷州指揮

臣聞士大夫可用與否惟精神心術不可不察蓋精神昏闒每事受成吏手視為心腹使民無所吐氣雖有愛民之意不能自由乎已若是者為郡且誤民况為一道乎臣於逢龍見之其心術姦欺嗜利亡恥不知命義數罹譴問懵不知所自悔若是者雖為倅貳且不可况為郡乎臣於王傑見之臣竊惟逢龍讀書授徒奮由科第臣與來往嘗稱其廉及解郡而為郎士論藉藉相告曰

人知其迹而已去年秋旱田野煎熬吏告逢龍以軍期為名搔動六邑公私鼎沸朝廷果有出軍之令乎逢龍可謂之當事乎況以前官積下官錢為吏奄有以數萬計逢龍家僕具能言之簿歴尚可明驗也彼又待吏如弟兄燕私率與之對坐稱都吏而不名民訟曲直期會寛嚴皆吏之命至有一事而三四案官書擬者甲不滿吏意則之乙乙不滿吏意則之丙或一訟而迭勝迭負更禪無窮如此等類不知其幾臣竊怪之姑言其略及

聞諸要路之臣亦曰士大夫豈無昏庸者未有如逢龍昏庸之極豈無信吏者未有如逢龍信吏之極臣怍不能對益信知人之難如此令濫員繳駁知而不言不惟無以見江東父老亦非所以愛逢龍是有負陛下多矣王傑生長膏粱鮮克由禮嗜利亡恥所至貪淫狎妓受賄訟獄為市如預借官物而去其籍如廣斂楮皮而肆其暴舉差役而滋賣弄之弊虐小民而奉大家之驩始則宰長興而見於臺臣之彈擊次而宰龍游又見於知

郡蔡邕之按劾蓋亦不復知有世間廉耻事矣况其罪犯既多前此脫網爲倅令僅以爲倅爾又復脫請一麾若且放過則遠方赤子畀之虎狼得乎臣於逢龍雖爲有舊一道事重不當隱情臣於王傑初無怨尤然知其人亦難自嘿之二人者善惡不同同於爲民之病欲乞聖斷各且畀之祠禄使之退省其私他日警悟各當其所而用之亦未爲晚

繳李曽伯淮東制帥指揮

臣聞慶賞刑威曰君君人制命而爲義紀綱所在凜不可渝爲人臣子能致其身職分然也生殺予奪惟上之命利患亦何可以自擇哉自一命而上食君之禄者皆當惟君命是聽況於高爵穹位出而任國邊寄之重胡可貪愛其身逆計他日之去就無王命而私相授受恬不以怪此有識無識所以痛哭流涕而不容一朝居者也臣竊觀前兼給事中趙希坙繳奏邊臣李曾伯褒寵恩數及閲李曾伯之奏已擅分職事付之張竽田文虎

欲輕自脱去臣不勝驚愕曽伯早以才能自負為聖主之見知凡前此備禦功過之半陛下略其過而録其功以至文昌八座為曽伯食息念此其將何以自誓仰報天地罔極之恩况聖政作新事任因襲曽伯控辭雖屢而陛下勉留孔切錫賚恩澤初何他嫌大臣與之書問絡繹所以諭之究心備禦者未嘗不懇懇惻惻曽伯又何所疑而輕於擲印一至於此乎令陛下與大臣告諭深切而曽伯輕舉妄動以駭觀聽又何為而不以賢臣

之所以主爾忘身國爾忘家者終始自信乎張等權漕運者也田文虎職監州者也皆文臣之選也皆知書之士也無君者臣子之大罪春秋之所必誅今曾伯無王命而私授之于二人二人亦無王命而私受之于曾伯雖武臣稍知事體者亦不敢如此雖内地守令尋常被論而罪未得省劄亦當守待必得命而後交印今曾伯身當邊閫兩道之重蓋非小小事任也何乃未之思乎況張等田文虎皆擅攬牌印但知有曾伯之為長何不

知陛下之為尊也趙希埀封駁尚是恕與胡為未嘗付
出因念邊任至重陛下之勉再三曾伯不當輕去聖恩
寬大不以罪之而又以恩數加之此固足以見聖明深
意之所在殆如漢吳王不朝而賜之以几杖誠欲使曾
伯愧悔自反而後已今聞曾伯亦頗省咎仍欲引疾丐
去以此觀之則前日希埀所駁且與曾伯收還前項恩
命蓋知曾伯既動愧悔之心必不敢受此非望之恩也
恩數既不敢受前日已付印于二臣矣今茲尤當分明

使之收回以任職事臣於此欲望聖慈亟從學士降詔諭曾伯以人道至大之綱常不得輕為去就以搖物情以弛邊備所有田文虎張等既不曾準朝廷指揮輒自交管牌印之類併乞如希埀所陳重與追斥施行如是則尚可整頓凡任邊寄者必不至轉相效尤吾國猶可自立於天地矣

繳胡泓新除宗正少卿指揮

臣聞君者天也父也人臣立人之本朝以事天之心而

事君則知盡萬物之生不足以報天之德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知竭百體之勞不足以報父之恩況於身為要臣而狎被御筆親除之寵其當若何勉竭自厲以為君上罔極之報可也今胡泳讀聖賢之書豈無羞惡是非之心哉平居討論亦豈不知三綱五常之正理者哉臣與泳同朝且同江鄉本以其年長而敬之每聽其語言則有大謬不然者官爵陛下之官爵也泳自作郡而廢黜陛下柬拔登朝置之郎省洊膺親擢方陪虎觀之

聯忽領烏臺之職不惟泓喜過其望人皆以為殊特超躐之典此正砥節礪行明目張膽敢於論事之時奈何泓資稟凡下血氣衰而志節不立辭旨所及不以聖恩親擢者勉務稱塞惟曰此恩此德實出於公雖聲言于衆而不以為恥臣聞泓之初來登對首劄有愛國必愛大臣之語巧為容悦至次劄猶曲意阿諂識者覺其為人久矣及其職司彈劾專為報復私讎之地前後所詆皆犯物論而不恤是非易位好惡反常以耆艾典刑之

名臣而妄有論列以五十年儒科之宗老而亦被詆誣泓誠何心哉豈舉世已無一可論之士哉方舊相以憂去也稍有人心者皆知人道之不可廢泓一則曰恩相何來之遲二則曰何必只管説綱常甚至延見士大夫正色厲辭毀短國祚背棄君恩盡倒公論之戈横身要衝以售其足香糞苦之諂通國皆切齒其姦為之憤疾涕洟陛下一旦感悟特出御筆拔擢公忠骨鯁之士以代之人心鬱悶之餘不啻如幽暗而復見天日如泓者

既無羞惡是非之心是尚可容其汚天日之清峻者乎況泓出身始末尤可羞稱自其徼官時未嘗用舉削而脫選率不待終更而圖辟泓知贑州既不申審奏事却令通判舒復宗語部使者以本州盜發催其赴上泓舊與贑之娼女狎昵到郡娶為小妻當時輿卒皆岀不遜語聞舒復宗於幕次顯以匪人斥之其他不顧十手十目之罪在南安時同官備能言之是其居要地而甘自暴棄在外服而不自愛重類有如此臣與泓雖同江鄉

平時雖有敬老之念然陛下恩德之罔極臣雖糜捐不足補報何敢苾泓而不以聞況泓年將古希戒之在得臣愚欲乞睿察稍懲其姦且以祠廩畀泓使之少待而上掛冠之請公論幸甚世道幸甚所有泓詞頭一件臣獨未敢撰述

再繳胡泓乞賜不允指揮

臣聞諸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叨恩過分濫兼掖垣實以封駁爲職事

無鉅細當言必言是亦合官守言責為一職也昨日臣以胡泓除宗正少卿詞頭未敢撰述已懇切奏陳未蒙頒命第切凌兢臣竊見泓昨以御筆親除職居臺察既不知明目張膽為扶持綱常計觀其前後彈劾專為報私怨而已最是背棄君恩毀短國祚每厲聲對衆晝倒公論之戈舉朝之士為之切齒涕洟相與言曰自古見無禮于其君則當如鷹鸇之逐鳥雀臣蓋為陛下憤疾其人久矣況泓自微官以至南安守贛郡貪淫之狀備

載前牘昨汚臺綱物論藉藉黨姦醜正善類吞聲令幸一旦親擢正人以代之有識無識同切慶快而月卿宗少之任是為清切從入之階泓既無人心犯物論如此斷斷不可與之並處朝列明矣臣職在繳駁不避讎怨痛切言之實以泓久為公論之所不容市議道謗至作為歌謠皆以泓為小人之倡臣自昔持心近厚非敢過為掊摘為公道計為朝綱計不得不以去就爭之令泓既上丐祠之牘臣愚欲乞聖斷亟從泓請早畀以祠所

有泓奉聖旨不允指揮錄黄臣實未敢書行

表

代宰臣進孝宗光宗御集表

帝製昭垂於鑠兩朝之典儒紳彚集聿新羣目之觀肆

盛旦之諏剛稡成編而來上中謝恭惟孝宗皇帝聖神

冠古歴數在躬道傳親授之原身濟中興之業以天下

養粹然重協帝之華惟子職共允矣善繼人之志慨念

大有爲之歲月益期恢未竟之事功奮陽剛於乾道之

初英威風動斂精鋭於淳熙之後容度天涵任賢使能而人物彬彬信賞必罰而治功赫赫有真聖作于棐民彛度金玉而温潤深純言絲綸而諄勤懇惻雅什播舜琴之風阜載歌陋唐殿之日長凡二十八載之間見諸述作較三五六經之旨同一精微極揚厲以無前欲名言而莫得恭惟光宗皇帝明參離照光紹履基自其佑下民而作君師將以恢至治而垂軌範雖萬幾兢業夙存無逸之心然庶政焦勞早有倦勤之意眇神器於脱

扆之易措海宇於泰山之安紀綱制度有以相維號令
文章煥然可述功垂社稷澤在生靈此又有待於昌期
益茂揚於大烈皇帝陛下緝熙問學經緯乾坤以采薇
天保之規模圖吉日車攻之事業戒謹寓於隱微之際
發彊奮於寬裕之餘思昔先王幸皇猷之未遠于今永
監惟成憲之是遵郁郁乎其文哉巍巍乎有功也是用
會寶帙瑤編之紀紬金匱石室之藏大巧天成不假心
工之雕刻徽音日播永為世寶之流傳臣等叨被贊襄

與聞纂紀上以彰既往庶幾二祖道德之風下以補將來昭示百篇帝王之制

代宰臣進寧宗實錄表

仁深必世偉先帝之宏模史約繁文示百王之令典吉叶成編之奏禮嚴中祕之登中謝臣等竊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紀克紹前聖之緒要參前聖之書敬天愛民而家法之具存修已任賢而道要之攸在言路有關於通塞化機足驗於弛張或因革之制殊或取舍之塗

異歲月日時之易失當竟編摩文章號令之可觀必明
修纂況先烈動循於榘範宜舊聞悉就於網羅幸令身
親見之若是世未遠也恭以寧宗皇帝無為而治率祖
攸行持敬仁勤儉之心集安靖和平之福觀時察勢謹
內外之修攘更化攬權別賢否之進退風肅百蠻之冠
帶星羅萬國之貢珍三十年政教之清明六七作聖賢
之輝映久念寶龜之遺載紬金匱之藏汗青非一旦之
功纂録至斯時而備恭惟皇帝陛下英姿超卓聖學高

明嘉與羣儒博叅往訓儲精稽古見堯舜於典謨之中述道養心挹文武於方冊之上矧荷詒謀之燕翼詎忘紀蹟之鴻徽彰彰皆飾治之經懇懇善繼人之志編之詩書而無愧粲然詞事之兼該臣等無補討論謬塵典領各率爾屬寫琬琰而補將來乃進于庭光祖宗而垂後裔

進和御製詩表

瓊筵肆秩方隆湛露之恩瑤晝載頒仍拜昭雲之什有

光儒道增重斯文中謝臣等竊以唐人崇進士之科我
宋重題名之集熙陵賜第侈燕喜於曲江靈河出圖被
詩章於大雅在激昂於善類匪夸詡於榮觀迨今盛時
稽古明制樂英材之有造闡文教以彌彰日就月將五
帝三王之淵懿金聲玉振七言四韻之温純本原之奏
方嘉氣節之僘隨逮道要聞而伸舒擯慨彼生之不辰
帝歌作而皋陶賡慚孤踪之獲與心銘睿訓頂戴洪休
玆蓋恭遇皇帝陛下天挺英姿日新粹學治法灼知於

經史嘉與討論心聲妙叶於宮商於昭勸奬寓懇切作人之意於從容肆筆之時臣等敢不拜手珍藏終身佩服誦新渥照乾坤之句宻囿清光寫精忠貫日月之懷誓堅素守

謝賜御書表

虎觀承休發祖父家傳之誨鸞書錫寵侈帝王心畫之盼光逮蓬茅春浮穹壤中謝伏念臣稟資戇拙承學迂疎幸際遇於明時過叨塵於異數秋卿濫吹已慙營繕之

箴晚講無榮莫贊緝熙之益方天下觀文而仰化知聖人肆筆以成書咸曰細氈廣厦之儒生均被濃墨大字之珍賜以臣何者躐等求之甫拜手以投忱不踰時而被渥寒窓西倚近昭雲漢之光書舍明增遠揭日星之象喚醒先臣之懐古不忘家世之惟良立則參前常如見聖兹蓋恭遇皇帝陛下道傳洛寶筆補化工鐵畫銀鈎蔚鳳翥蛟翔之勢璽文牙軸賁雞翹豹尾之班臣猥以微僚辱兹鉅施刻之琬琰既增存殁之輝遺厥子孫

永戴乾坤之造

兼侍講謝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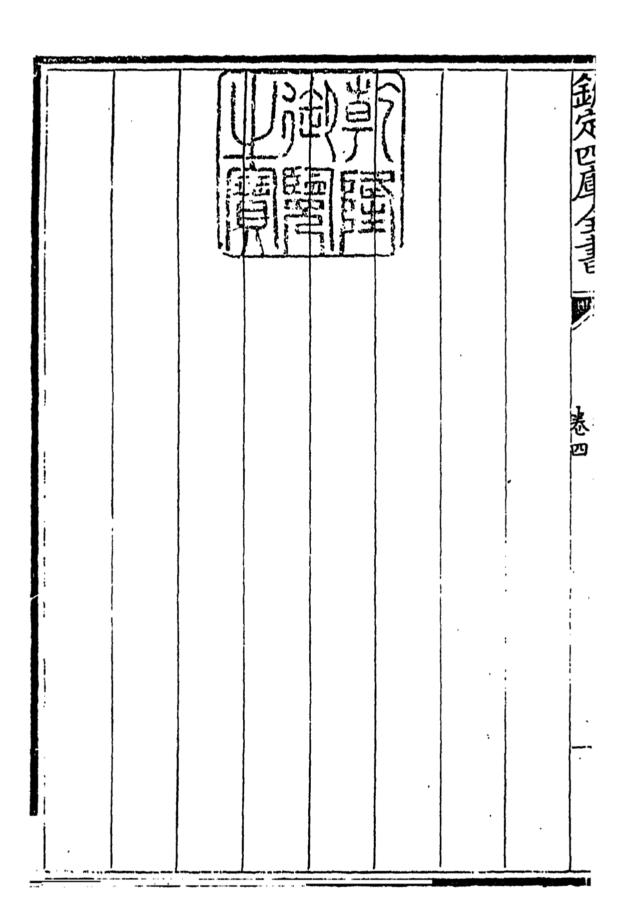
螭坳拱極恍薫旱講之陛鳳詔疏榮蔑稱宸恩之被僥踰有靦報稱謂何中謝伏念臣賦性不靈步道尤淺遭時遇明主遽徼清切之班廣厦考遺風何補就將之益况躐膺於疊組慚莫遂於循牆兹王言金玉之温純而帝制絲綸之播告三生幸會百拜祇承兹蓋伏遇皇帝陛下遠覽古今躬行道德妙簡師儒之選不遺鉛槧之

材肆俾疎愚亦叨奬進臣敢不痛鞭寒晚傴伏朝昕懇懇尊王願益演春秋之大義拳拳陳善冀永依日月之清光

南劒到任謝表

予郡叨恩狎漁趣行之旨即家拜命敢稽效職之恭見千里之士民宣九重之德意中謝伏念臣學非知體才不逮心猥際遇於明時沓僥逾於異寵頃綴班而玩愒尋謁告以沈痾忠純惻怛未濿於分毫堅苦刻厲敢渝

於平素愛日奉親而喜懼籲天丐外以凌兢忽誤畀於
分麾又躐乘於見次矧以令延平之郡居然古先哲之
風特時異而事殊浸土荒而俗曠必得彈壓拊循之彥
始膺慰安牧養之司然匪其人不在茲選顧如臣者何
足任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知燭羣工慮周遐嶠謹簡
宅生之寄周流勤卹之仁遂俾么微謬叨注委臣敢不
恪恭廉靖勉竭勤勞滌慮雙溪遂盟心於此水投忱丹
闕肅拜手於嚴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楳埜集卷五 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遂

謄録監生臣曾照

棋埜集卷五

宋 徐元杰 撰

廷對策

紹定壬辰御試對策

臣對臣聞求道有本原行道有功用自本原而達之功用則天下之治可以不勞而舉矣蓋道無近功惟志趣之高遠者為足以極其功道非小用惟力量之凝定者為足以大其用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脈絡世教綱維人

極於不泯不絶之地者皆非偶然之故也太極之理流行散見於萬類之殊常人得之由之而不知者也故必有待於超出乎億兆人之上者為之君師焉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覺天下之心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同此心也亦同此道也同此學也亦同此功用也然則有帝王之心者斯能有志於帝王之道有帝王之學者亦豈不能進於帝王之用哉恭惟皇帝陛下英姿天挺聖學日新自臨御以來孜孜汲汲既

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則知推此心之用以用天下其間大震怒大拂亂所以攖宵旰之懷闕玉食之抱者殆非可以一二計也陛下端居凝邃加意講求所以壓萬變之紛紜鎮羣疑之汹湧陰以為天下國家之計者蓋陛下求道得力處也夫求道既有所得則夫堅始者之念以就來者之圖勉今日之誠以為後日之慮不以僅定為無恐不以苟安為自足凡堯舜三代之所以根柢乎盛治者是政陛下行道用力處也因其力之有所

得充其力之有所用天地之眷厚矣所以答天地之眷者當何如祖宗之託重矣所以奉祖宗之託者當奚若丕緒之承今九年矣所以充拓事業者當何修而至陛下誠能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自身而家所以正人倫而係風化者不可不謹其表倡之幾自家而國所以別賢否而定名義者不可不致其微漸之慮自國而天下所以謹修攘而全愛敬者不可不極其勉勵之誠其效證於堯舜三代之所已行其監具於秦漢

以下之所並見其事信於經訓史冊之所可考陛下誠於本原之地而極其神不徒以曰誦曰講者為常凖則學之為王者事宜在陛下方寸間耳臣又何敢容其喙請以所聞於師者拜手稽首以復陛下之問惟陛下少垂聽焉臣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學之為王者事由堯舜三代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而或以為古今有殊時帝王有異治世道有升降各因其時以為治而無一定之論吁有是哉臣有以見陛下有志於帝王

道統之傳而為昧者發道與時異之歎也臣聞道與心一帝王之心與萬世一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三聖授受相傳一道載之於書人心道心之分惟危惟微之辨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惟其形氣之並生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惟其性命之各正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故人心每患於難制而道心每患於難明難制故危而安之者常寡難明故微而知之者幾希惟精則決擇詳審而致知之功深惟一則主宰堅定而力行之用久

是以一中之執萬世惟允成湯傳之為昭德建中文武傳之為順則立極帝王之治所以蒸為雍熙薰為泰和而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皆此道之功用也夫以功用之散於天下者若是其明著而根本之斂於一心者猶不敢廢夫講貫之忱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號為汲汲於學者果為何事也豈非以危微數語肇啓其端故心法之傳異世同軌成湯之禮制文武之克宅莫不皆致力於本原之地雖其時之相去若有不同而道

之相傳未嘗不一自世之昧者觀之泥於迹而不求於心索於治而不求於道舜文一也或疑其勞逸之殊而不揆其符節之合商周一也或疑其文質之異而不通夫損益之因善乎董仲舒之言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葢其所以異者世之治亂而已所謂道則未嘗不同焉故韓愈亦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即仲舒之所謂繼求韓愈之所謂傳則六七君子之心越宇宙而同神

歷千載而一日又孰謂其世有升降而因時爲治果無一定之論乎然則能知帝王之無異心則知帝王之無異道知帝王之無異道則知帝王之無異效矣臣伏讀聖策曰夫統理民物爲天下君膺天地之眷顧蒙祖宗之付託若是其重而本原之地無所據依以善斯世不可也是以堯舜之帝禹湯文武之王莫不從事於學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未嘗外道以出治舍經以求治也臣有以見陛下以天地祖宗之寄爲不可忽以堯舜三

王之道為必可行而欲講學以求道即道以求治而又知所用力之地也臣聞帝王之心與天地一祖宗之心與帝王一帝王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祖宗法帝王以會通其用者也故求帝王之治者當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道者當求帝王之心心法明則道法著矣道法立則治法舉矣世去古遠正學不傳生民不見帝王之澤至治之主蓋不世出而天地之生聖人乃間見於千載之後藝祖皇帝肇造區夏撥亂立極讀書而歎後世

刑網之密蓋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仁宗皇帝紹休聖緒繼體守成講易而得六情六氣之說蓋有以契夫天地動静之心矣夫以祖宗講明學問稽式帝王既無一而不契於天地之心則夫兩間之所眷祐於國家而遺陛下以無疆之休者要非人力之所倖致也陛下講學所以朝夕不倦寒暑不輟而必欲與帝王之心同一運量者蓋欲以慰祖宗之託而答天地之眷焉爾故觀乎天地則見帝王矣觀乎帝王則見祖宗矣何則天

地付陛下以此位者也帝王同陛下以此道者也祖宗傳陛下以此心者也心得其正則此道為有宗道得其正則此位為無忝位正而道益可行道正而心益可制動息造次常以天下為憂安舒暇豫略不以有位為樂夫如是也真知夫天地之所付者至大而不敢以自小矣真知夫帝王之所同者至公而不敢以自私矣真知夫祖宗之所傳者至重而不敢以自輕矣自是而充之以學力所到日益月新心術所存天寛地大舉一世之

人濟濟於雍熙泰和之域渾渾乎如四時之春而不見有炎風朔雪之慘者皆此心之推也惟陛下益反諸心而用力焉則功用豈有難致者哉臣伏讀聖策曰朕以眇陋嗣承丕緒于今九年昧旦而朝洛諏輔弼延納英儁日御經筵曰誦曰講咸有常準臣有以見陛下統臨于上愈尊而愈謙問學之勤愈久而愈不替也臣聞帝王之學厥有本原惟謹養乎心術之微不徒爲誦説之務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爲外飾之求宫庭深邃燕

佚易失聲色滿前志念易汩四海九州之大非空言所能維持一日萬幾之繁非小智所能經理然所以維持而經理之者其本會於聖心運量之中其用形於聖學貫通之後則是心不可以不盡學力不可以不充也久矣故有一念之縱肆則不足以充此學有一息之間斷則不足以充此學外庭固學矣内庭其可息乎經筵固學矣退處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與學矣便嬖使令其可與褻乎陛下有志於帝王之事固出於聖心之實然

抑帝王所以兢兢業業儆戒無虞孳孳汲汲悠久不息者得非陛下之所當深勉而不徒爲言語誦說之末而已者乎陛下即位固九年矣然外而疆土之未清内而姦宄之未靖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周之克商九年大勳未集而勉其憂勤乎陛下每朝固咨輔弼延英雋矣然内而邪正之未明外而貪廉之未判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庶績咸熙而爲幾康之戒乎不然以可致之資而不能致以可爲之時而不能爲以可

豫備之歲月而自惰於不備不虞之域若是而曰講誦有常臣甚不知陛下講誦之謂矣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為心則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凡六經所載得之於經筵之所誦講者誠非徒以講誦為也口以誦之必反心而載惟學以講之必聞義而力徙故於至善之所當止則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悅可也於不善之所當改則必如惡惡臭使之影滅迹絶可也學有如是則本原正矣本原既正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

無一政之不立無一事之不舉功用之著其可以限量
既耶臣伏讀聖策曰六經之道所以該貫天人維持世
變者至纖至悉不可勝窮而通鑑一書又所以著歷代
之懲惡以勸戒于後者莫先於修身而齊家進君子而
退小人嚴名分而遏亂萌修政事而靖邊疆卹民隱而
懼天變臣有以見陛下會經訓之精粗明史冊之勸戒
而欲用力於君德治道之大者也夫經所以載道也史
所以緯經也人主之學所以講經與史者蓋欲為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者也臣嘗以是觀之六經皆所以言天人而至於該貫其道則莫詳於易與春秋之為書六經皆所以維持世變而所謂至纖至悉則莫大於易與春秋之為用易者六藝之原也卦有隂陽固所以明天道也而吉凶悔吝未始不以人言之則易之所以維持世變者宜乎極其所謂變通鼓舞之道而不可以致詰也春秋者史記之約也義有襃貶固所以明人道也而災異所書未嘗不以天言之則春秋之所以維持

世變者宜乎定天下之邪正而亂臣賊子皆凜乎其知懼也即易與春秋之旨而槩之六經之道則維持世變至纖至悉而不可勝窮自修身齊家至於恤民隱而懼天變者可以類推矣雖然此經之所以載道者然也至於史之所以緯夫經者則自周之衰以訖五代之季其間安危理亂之分成敗興亡之故上下數千年間皆若燭照龜卜而不可掩然以善論世變者觀之漢大綱僅正而萬目則未甚舉唐萬目舉而大綱又不能正則其

所以正人倫而係風俗別賢否而定名義謹修攘而全愛敬大槩不可以帝王之功用並言者要亦有由矣是烏可不為本原之論哉空谷而足音晦冥而日月絶無僅有之中而求其粗合於古帝王之道惟文帝一人而已昔孝宗皇帝與大臣論古今治亂因曰自漢唐以來人君惟漢文帝粗能知道自文帝之外人君非惟不知道亦不知學大哉王言深於考論夫後世人主之為學者乎試即文帝之粗知道者觀之雖其禮文之事猶或

多缺然刺取六經蓋亦髣髴於王者之意故當時之治藹然猶有王者氣象非粗知道者其孰能之自其躬玄嘿麗道準仁而修身之道粗明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而齊家之道粗立張武受賂益愧其心吳王不朝賜以几杖而治國之道又粗審以至棄細過而絶戎隙成軍禮以張國勢務休息而專德化警災異而求直言凡可以為平天下之道者亦粗於此而加之意然則文帝之所以為漢德之盛者豈非粗知道之效歟夫惟文帝粗知

六經之道既足以致後世之治後世考論文帝之史則當勸其所以為文帝者而戒其所以不如文帝者當勸夫文帝之可以到帝王者而戒夫文帝之終於未到帝王者則治道功用又豈容外吾心而求之乎臣願陛下反求此心加意力行以可到帝王者自勉以未到帝王者自勵此則在於用力不用力耳烏患其有難行者哉臣伏讀聖策曰朕深惟經訓史策日陳於前文字繁多途轍迂闊求其所以寘力者乃即燕閒竊有慕古人緝

熙光明之義日就月將躬履神會蓋以基治道之本一人心之歸使普天率土若士與民悉共由於理義而無本末舛逆之患上下異嚮之風顧不璵歟臣有以見陛下加意於緝熙之誠用力於本原之地而欲推而達之於治道功用之大也夫經之與史雖文字之繁而關於君德治道者則未嘗無綱領之要夫緝熙光明日就月將此詩人之所述而成王用力為學之實也至於曰躬履曰神會此則陛下心術純明義理融貫能以詩人之

所述者究心而又以成王之所學者用力也葢躬之所履皆力行之事神之所會皆致知之功行無不力則緝熙矣知無不致則光明矣以陛下之躬履神會求成王之緝熙光明而又形諸心畫發諸聖製布耆言於天下斷斷然以為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而知夫學之有益於人國矣舉天下之大家傳人誦皆灼灼然知陛下緝熙光明之懿殆與成王不可以異觀矣抑成王之所以謹養其心以為講學之本也陛下亦嘗

實用其力乎臣考諸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
哉羣臣告成王以用力之大者也而諄勤懇切之意又
必繼之以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蓋欲其
知天之監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而敬之為敬無一
動之或違無一息之可弛也成王於此灼知用力之要
謙虛挹損形之於言曰惟予小子不聰敬止必加之以
日就月將之誠懋之以緝熙光明之益積而至於億萬
年天休之敬以是而論則知緝熙光明乃為學之要而

敬之敬之又緝熙光明之要也今陛下既即燕閒慨慕於古其事非不偉也至於古所以謹處燕閒無徽而不敬者兹又陛下切身之事而治道之所由以基人心之所由以一義理之所由以克廣者也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徹上徹下之道陛下與成王所謂緝熙光明之實而二帝三王所以傳授心法之凖的也故必紬繹心思續續不已充廣心地恢恢有餘而後可以言緝熙清明一有紛汨志慮一有間斷氣象一有褊狹則不足謂之

緝熙矣而可以為敬乎必明善誠身動與理覺盡心知性靜與理融而後可以言光明物欲少有障蔽血氣少有昏蒙智識少有凝滯則不足謂之光明矣又可以為敬乎陛下之所謂躬履蓋履此敬也陛下之所謂神會蓋會此敬也以是而基治道使天下國家之治如堯舜三代之盛可也否則規摹弗立玩愒小康本末之不能無舛逆者皆治世之累也以是而一人心必使遠近風俗之化如堯舜三代之美可也否則儀刑弗謹觀聽莫

新上下不能不異其向者皆風俗之弊也陛下能反求此心常守此敬内主乎一而不病乎雜外無所適而不徇乎私本正而末自隨上倡而下必應陰消其舛逆之患潛格其異向之風則其感動意思殆與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同一機括也臣願陛下以真存心則躬履神會自不能掩其功用之著由是而充之則以成王之學造帝王之道惟陛下加之意而已聖策又曰若夫商政治之得失求民俗之利病論士習之厚薄則有所未暇蓋

以本原既立則他可以序舉也臣竊謂陛下之言及此豈非天下之幸而天地祖宗之望陛下者乎蓋政治之得失每係於君道轉移之間民俗之利病實關於君政修廢之頃士習之厚薄亦視夫君心之好尚者如何陛下不屑屑於三者之計必諄諄於本原之正者豈非以用力於本原者既善則三者之效特舉而措之耳故中庸論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曰所以行之者一大學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亦以脩身在正心者為之本陛

下講明於此蓋亦熟矣繼令而後極致知之善盡力行之誠因全體之明求大用之著必剛以制欲必勇以力行必恭儉以約已必淵靜以養心如是則本原既正三者之序斷斷乎其可舉不然外有講學之文內無講學之實諉本原之論以蓋其事體之失假脩飭之具以掩其修省之愆戒酒有箴而無益於制心緝熙有記而無益於進德若是而曰政治之未暇問民俗之未暇問士習之未暇問是自置天下國家於聖度之外又安足以

為本原之論哉昔孝宗皇帝聖訓有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間天下定行一遭孝宗之所以經營於念慮者若是其詳且悉曾謂其以本原之是正而一切付天下之事於未暇問乎聖謨洋洋載在國史皆陛下之所當體而行之者也臣願陛下益反之心曲加其真實無偽之功廣推於外旁達其運量不窮之妙則本原在於聖心矣凡陛下策臣以經史之所當講者皆可以序而舉況於是三者之務哉聖策之所以幸教臣者亦已至矣而

陛下謙冲溫粹猶終之曰子大夫奉對于庭其以有得於經史者紬繹而畢陳之朕將親覽臣仰見陛下咨訪不倦嘉與草茅之賤求本原之纖悉非徒為是諏採之文具也臣竊聞六經之書致治之成法也史之為史亞乎六經者也夫致治成法既皆具於經而史又亞乎經之道則凡天下國家之治非徒本原之是正而已至於纖悉節目所以救習俗之失防人心之微者經之與史蓋相貫通而互發明也陛下既俾臣等紬繹而畢陳之

臣不能罄竭膚淺之萬一以為陛下告不惟下負所學抑亦上負陛下之諄誨矣然臣之所尤拳拳於陛下而不能自已於納忠者其説蓋有三焉一曰固民心二曰肅軍心三曰正士大夫之心蓋民者國之命脈也兵者國之精神也士大夫者又國之醫師砭劑也為人上者當使命脈堅强精神運動常致謹夫醫師砭劑之用以為元氣調養之方則立國之勢自隱然有安靖和平之功用矣臣請竭其愚而終言之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此言民不可以不固怨不可以不弭也令之所以固民者何如耶田閭困於科率市井困於征求商賈困於抽斂富家大室困於奄没之刑疊是數困猶未已焉遠近怨咨不可聞也乖戾之氣上熏於天激而為江閩之盜滋而為輔近之奸漲而為都會之災溢而為邊陲之警延而為數千里之旱岌岌殆哉

國家命脈一縷千鈞深可慮也昔光武中興鄧禹勸之以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先朝范鎮亦曰欲備契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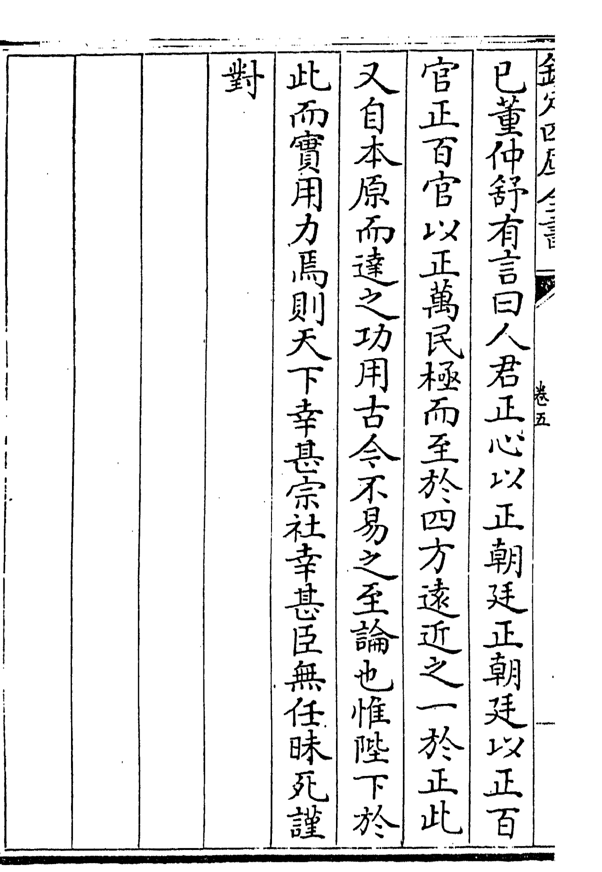
莫若寛天下之民此皆所以為命脉計也陛下亟圖之則其證猶可起也否則非臣之所敢知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此言衛國以兵詰之者有其道則服之者有其機也今之為兵者何如耶自核實之不加而兵益以冗自訓練之不精而兵益以惰自豢養之不戒而兵益以脆自等級之不嚴而兵益以驕自刻剥縱弛之相蒙而兵又流於叛且潰矣夫國家竭民之力以養兵蓋資之以衛吾國也今乃不冗

則惰不惰則脆不脆則驕不驕則叛不叛則潰習於縱敵而不習於死敵利於為寇而不利於禦寇敢於犯上而不敢於衛上於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主帥閫南之紛亂方適而繼之以江右之陸梁西蜀之驚蕩方傳而因之以淮東之奔迸姑息養禍浸以成風蔓草難圖憂未歇也昔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而知其可用藝祖皇帝始明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鈇鑕是以上下有序無征不服此皆所以

為精神計也陛下其亟圖之則其患猶可弭也否則非臣之所敢言矣夫固國以民衛國以兵二者命脈之所關精神之所係一日不可忽焉者也然所以護養其民調伏其兵者惟有士大夫以為鹽硋爾夫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命將遣帥以衛中國者亦以重戍役車徒之責令之為士大夫者臣又不知其果何如邪陛下以培固邦本為心而監司守令則行之以朘削膏血之政陛下以運動國勢為心而曰將曰帥則乘之以消沮士卒

之私陛下以興利除害信賞必罰為心而內外大小之臣則應之以虛誕苟且偷安旦暮之計是無怪乎上之真德實意不能宣達於其下下之呑聲隱氣不能通達於其上上下隔絶於勢分之交違則夫民怨而思亂兵怨而思叛亦其理之所必至也昔漢宣帝欲安渤海之警得一龔遂單車至府宣布教令慰安牧養盜為之悉平而民不患其不安者以得人而安之也唐馬燧之在河東馭馬廝役教以騎射比及二年得精兵二萬而兵

不患其不强者以得人而制之也是以國朝開基之初藩侯不撫百姓則有斷不容之之戒至於南征北伐戰勝攻取兵不過二十萬者亦惟以曹彬潘美為將耳此其於國家砭劑之用明效大驗彰彰然足以為後人嘉賴維持之地蓋漢唐之美獨盛於一代者也今陛下所慕者帝王之道所鑒者漢唐之言所取者祖宗貽謀之善則其所謂一軍民之心者要莫先於正士大夫之心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心者又不過先正陛下之心而



已董仲舒有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極而至於四方遠近之一於正此又自本原而達之功用古今不易之至論也惟陛下於此而實用力焉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無任昧死謹對